

皇朝編年備要

四

皇朝編年

備要卷第三

凡九年



壺山陳均編

太宗皇帝

起丁丑太平興國二年
止乙酉雍熙二年

太平興國二年

吳越漳泉奉正朔
北漢廣運十年

春正月

親試舉人

上初即位思振滯淹顧謂侍臣曰朕欲博求
俊彥於科場中非敢望拔十得五止得一二

亦可爲致治之具矣於是禮部上所試合格人姓名上御講
武殿覆試內出詩賦題賦韻平仄相間依次用命李昉扈蒙
定其優劣爲三等得呂蒙正以下一百九人越二日覆試諸
科得二百餘人並賜及第又詔禮部閱貢籍得十舉以上至
十五舉進士諸科一百八十餘人並賜出身九經七人不中
格上憐其老特賜同三傳出身凡五百餘人皆先賜綠袍韁
勒

笏錫宴開寶寺上自爲詩二章賜之第一第二等進士及九
經授將作監丞大理評事通判諸州其餘皆優等注擬寵章
殊異歷代未有也薛居正等言取人太多用人太驟不聽○
或云太祖幸西都時張齊賢以布衣獻策于馬前召見問以
所言齊賢以手畫地條陳下并汾富民封建崇學舉賢太學
籍田選良吏懲姦恤刑十策太祖善其四齊賢堅執其餘皆
善太祖怒令武士拽出及還語上曰吾幸西都得一張齊賢
我不欲遂官之汝異時可收以自輔也是榜齊賢適在數十
人後及注官乃詔進士盡第二等及九經凡一百三十人悉
與超除蓋爲齊賢故也○賜孔叡基出身褒先聖之後也

二月置江南榷茶場

仍嚴茶鹽禁從江南轉

廢江

南鐵錢

亦從若水之請也若水請置監於昇鄆饒等州大

鑄銅錢悉歛鐵錢鑄爲農器以給江北流民之歸

附者且請除銅錢渡

江南之禁民甚便之

三月置榷易局

從香藥庫使張遜之請也出官

庫香藥寶貨許商人入金帛買之初年

賜白鹿洞九

得三十萬貫歲有增羨卒至五十萬貫

太平興國五年洞主明起建議以其田入官上命起為蔡州

經從知江州周述之請也述言學徒常數百人乞賜本使
之隸習從之○洞在廬山之陽李煜時割善田數十頃
以給之選太學之通經者授以他官俾領洞事為諸生講誦
太平興國五年洞主明起建議以其田入官上命起為蔡州
褒城縣主簿洞由是漸廢矣

夏四月契丹使來會葬

尋遣辛仲甫使契丹契丹

主問曰聞中朝有党進者真驥將如進之比凡幾人仲甫對
曰名將甚多如進鷹犬之材何可勝數契丹主知其秉節不可
用曰信以成命義不可留有死而已契丹主知其秉節不可
奪厚禮遣還上嘗謂左右曰仲甫遠使絕域練達機宜可謂
不辱君命若更得如仲甫數人朕何患也

葬太祖于永昌陵

明皇后王祔廟以孝

氏配秋七月河決溫縣

尋又決滎澤決頓丘

又決白馬命塞之

水○閏月諸州上閏年圖

故事三年一令天下貢地圖與版籍國初以閏

山川險易戶口衆寡

八月陳洪進來朝○令支

郡得專奏事

從知懷州高保寅及右拾遺李瀚之請也始唐及五代節鎮皆有支郡太祖平

湖南始令潭朗等州直屬京大縣屯兵亦有直屬京者

興元之三泉是也至是天下節鎮無復領支郡者矣

九

月嚴私鑄禁

錢以七十為百私鑄小錢者死每千

令送官給其直○初李氏歲鑄六萬貫江南平增冶匠亦不
過七萬貫及張齊賢為轉運使言民間苦銅錢難得因訪饒
信虔州產銅鉛錫之所用唐開元錢料歲鑄三十萬貫每歲
雖增數倍錢稍寬惡矣真宗大中祥符九年夏江東發運使
李溥言饒杭池江四州錢監每歲共鑄錢一百二十萬貫用
銅四百五十二萬斤採取既多望酌中定額真宗曰嘗記咸

平中陳恕以江南銅多請官少市未幾銅礦漸少迄今常苦不豐如解池鹽景德中所收數倍本州亦欲少種不逾年雨旱驟減舊額是知天地所育皆貴濟用豈人心可料其增損耶

容州初貢珠

自廢媚川都禁民采掌之至是始貢珠百斤賜負擔者銀帶衣服

大閱

上屬意朝罷即親閱禁卒藩衛之士益以精強乃命築講武臺於城西之楊村至是大閱上登臺而觀初命楊信董其事以信病瘠乃命天武右廂都指揮使崔翰更董之士伍綿亘二十里翰執五色旗以號令每按旗指揮則千乘萬騎周旋如一甲兵之盛近代無比上甚悅遣使以金帶賜之曰此朕藩邸所服者也楊信即楊義也避上名改焉○是春改簇御馬直曰御龍直鐵騎曰日騎控鶴曰天武龍騎曰龍衛虎捷曰神衛日騎後改曰捧日

冬十一月丁亥朔日有食之既○十二月嚴私鑿禁司

言官歲鬻磬不充舊貫請嚴其禁詔私販化外磬至三斤私煮及盜至十斤者並弃市餘論罪有差

泥國來貢

渤海前代未嘗與中國通其章表非紙類木皮而莖薄色微綠長數尺而闊寸餘橫軸之僅盈掌握以數小囊重複緘之其字細而橫讀之不可識詔象胥以華言譯之皆尊慕本朝之意

太平興國三年

是歲吳越漳泉納土

春正月開襄漢漕渠

發唐鄧民夫及諸州卒數萬人

月置崇文院

更置三館賜名崇文院盡遷舊館之書以實之南廊爲集賢書東廊爲昭文書西廊四庫分經史子集爲史館書

六庫書籍正副本凡八萬卷

二月吳越王俶來朝○夏四月置諸路轉運判官○陳洪進獻

漳泉二州

用其幕僚劉昌言之計也得縣十四戶十五萬兵一萬八千加洪進平章事子文顯文頊

爲刺史尋復以文顯知泉州文顥知潭州文顯之往也議擇能臣以閩掌州事遂起復喬維岳爲通判維岳始至屬游洋草寇十餘萬來攻城勢甚危急監軍何承矩欲屠城焚府庫而遁維岳抗議堅守福州救兵至圍遂解

河決

獲嘉

命塞之

五月吳越王錢俶獻其地

得州三軍一縣八十六戶五十五萬兵十一萬五千封俶爲淮海王子惟

濬惟治沈承禮孫承祐並爲節度使崔仁冀副使初俶爲朝廷所留獨與仁冀決策納土退朝僚属始知之○以范旻權兩浙諸州事錢氏地狹民衆賦斂苛暴旻悉奏蠲之

李

克叡卒

子繼筠嗣

六月汴決寧陵

命塞之嚴贓吏法

去歲

永豐倉吏八人坐受賄爲姦伏誅是歲中書令史李知古坐受賄出人罪杖殺至是又詔贓吏配者遇赦勿叙用○端拱

齊東野語卷三

四

初少府監言配役人郭冕等皆任京朝官會赦

當叙用上曰贓吏不可復齒仕籍止令釋之

上御講武殿覆試禮部合格進士加論一首

親試舉人

自是常以三題爲準得胡旦以下七十四人

先是

上詔

權罷貢舉恐有困於場屋者乃詔諸州去年已得

諸科七十人並賜及第始賜宴於迎春苑授官如二年之制

解者除三禮三傳學究外並以秋集禮部故事禮部惟春放榜至是秋試非常例也是冬諸州舉人並集會將親征北漢

罷之自是每間一年

或二年乃置貢舉

冬十月孔宣襲封文宣公

宜知星子縣回獻所爲文上召見問以孔子世嗣遂命襲封又詔免其家租賦歷代以聖人之後皆不科庸調周顯德中遣使均田遂抑爲編戶至是特命免之

置內藏庫

積乃命分左藏北庫爲內藏庫改封椿庫爲景福內庫掌歲經費之餘以待非常之用○初太祖置封椿庫謂近臣曰石晉苟利於己割幽薊以

賂契丹使一方之民獨限外境朕甚憫之欲俟斯庫所蓄滿三五十萬即遣使與契丹約贖幽薊之地不可則散之募上

以圖進取會晏駕不果

河決靈河之命塞

十一月丙申郊奉

太祖配大赦

國初以來南郊四祭及感生帝皇地祇神四並以宣祖配上即位以宣祖太祖更

配於是合祭天地始奉太祖升侑焉

國印太平興國四年

是歲北漢平

春正月命潘美

伐北漢○置簽署樞密院事

以石熙載爲之簽署始此

新渾

儀成

張思訓所造舊制行度皆人運轉新制成於自然尤爲精妙

一月上親征北

漢○三月契丹救北漢郭進敗之

戰于石嶺關之南折

御鄉克哥嵐軍嵐

州尹勲克隆州

夏四月上圍太原

李漢瓊帥衆先登上躬擐甲胄

蒙犯矢石諸軍皆奮怒爭秉城不可遏上恐暑其城因麾衆少退時城幾陷或請急攻上曰朕惜并州一城生聚即自草詔賜繼元諭以速降終保富貴劉繼元降北漢平

得州十軍一縣四十

千兵三萬自劉旻僭號歷四主凡二十九年至是平初城中人猶欲固守左僕射致仕馬峯以病卧家昇入見北漢主流涕以興亡諭之遂納欵繼元妻峯女也○以劉保勲知太原府廢太原舊城爲平晉縣以榆次縣爲并州○上遣中使召劉繼業得之大喜命爲防禦使繼業初爲繼元扞太原城東南頗殺傷王師及繼元降繼業猶據城苦戰上素知其勇欲生致之諭繼元俾招之繼元遣所親信往繼業乃北面再拜大慟釋甲來見上喜慰撫之甚厚復姓楊氏名業業初姓楊氏名重貴幼事北漢更賜以姓名上尋命業知代州業在邊契丹畏之每望業旗即引去邊將多嫉之或潛上謗書斥言

其短上皆不問。詔征契丹。六月發鎮州。舊從六軍封其書付業。有不時至者。上怒。欲置於法。馬步軍都頭趙延溥遽進曰：陛下巡行邊陲。本以胡虜爲患。今敵未殄。城而誅讐將士。若圖後舉。誰爲陛下戮力者？易州涿州來降。東易州即岐溝也。上至幽州。上嘉納之。

敗契丹于城北。○秋七月上至自幽州。攻城不下士卒疲頓。轉輸回遠。又恐契丹救至。遂詔班師。李繼筠卒。弟繼奉嗣。八月汴決。

宋城命塞之武功郡王德昭自殺。

初德昭從征幽州軍中嘗夜驚

不知上所在。有謀立德昭者。上聞不悅。及歸以北征不利。又不行太原之賞。德昭言之上。大怒曰：待汝自爲之賞。未晚也。德昭退而自刎。上聞驚悔。往抱其屍哭曰：癡兒何至此邪？追封魏王。謚曰懿。

九月河決汲縣。

○置皇子侍讀

以楊可法爲之仍賜五品服尋遷補闕仍侍讀

除蜀銅錢

禁。○契丹寇鎮州。趙延進等敗之。

初上以陣圖授諸將俾分

爲八陣。至是虜騎全至。延進亟乘高望之。東西亘野。不見其尾。崔翰等方按圖布陣。相去百步。延進謂翰等曰：今虜騎若此。而我師星布。其勢懸絕。若合而擊之。可以決勝。李繼隆亦曰：兵貴通變。安可預料？於是分爲二陣。前後相副。大破之。捷書聞手。詔嘉獎。冬十一月市民馬。先是詔中使趙守倫優給價和市在京及諸州民間私馬。於是得十七萬三千有奇。

庚辰

太平興國五年春正月修河堤

衛澧濮州置

天駢監

左右各二以左右飛龍使爲左右天駢使。閑駢使爲崇儀使。國初但有飛龍二院。以左右飛龍使各

二人分掌之時諸州監牧多廢太祖始置養馬二務又興葺舊馬務四以爲放牧之地分遣中使詣邊州歲市馬自是閑廐之馬始備上既平太原遂觀兵范陽得汾晉燕薊之馬凡四萬二千餘疋國馬增多乃置監牧之廐馬充牣始分置諸州牧

置文明殿學士

以程羽爲之即端明殿學士也序立於樞密副使之下國初雖改殿

名而學士領職如故至是併改焉

二月定差役法

從京西轉運程能之請也

分民戶爲九等上四等充役下五等免詔

閏三月親試舉人

蘇得

易簡以下一百餘人諸科五百餘人並分第甲乙賜宴始有直史館陪座之制初唐有勅賜及第以表特恩開寶以來御試中第一者皆稱之其文臣有不由科第者或因獻文別試以勅賜進士及第或賜御前進士及第又有同進士及進士出身之目其後復有賜史進士及第仍附是年第一等進士之下

夏四月授沙州曹

延祿節度

沙州歸義節度曹元忠卒子延祿自稱留後遣使入貢詔加節度唐末以張義潮爲瓜沙

節度旋爲吐番所陷元忠之先繼有其地太祖朝亦嘗來貢

五月以賈黃中知

制誥

珠寶數十櫃皆未著于籍者即表上之上曰非黃中廣

恪則亡國之寶汙法害人矣賜錢三十萬仍有是命○上尤重內外制之任每命一詞臣必諮詢宰相求才實兼羨者先召與語觀其器識然後授之嘗謂左右曰詞臣之選古今所重朕早聞人言朝廷命一知制誥六姻相賀以為一佛出世豈容易哉

是夏丁璉卒大校黎柏專秋七月命

孫全興討之

璉卒弟璿尚幼相因丁氏宗族專制國事上乃命全興等討之相尋以璿表來求襲

兄位稱藩入貢上以全興等師出踰時察其意止欲緩兵寢而不報已而師久無功候仁寶死之全興等並以逗留伏誅

○初仁寶之妻趙普之妹也盧多遜與普有隙白上以仁寶知邕州凡九年不得代仁寶恐因循死嶺外乃上疏言交州主帥被害國亂可取願乘驛詣闕面奏其狀上大喜令馳驛召之多遜遽言不若授仁寶以飛輓之任令經度其事上乃以仁寶爲交州路水陸轉運使

冬十一月契丹入寇上親征次

大名契丹遁○以竇偁爲比部郎中

初偁與賈琰同

爲開封屬官琰巧佞偁嘗對上叱之至是上思見偁促召至行在而有是命時方議北征偁因抗疏請還都休士養馬徐爲後圖上悅其言及至自大名以

偁爲樞密直學士偁儀之弟也

十二月畋近郊

時禁交盜猶

有衛士獲虜違令當死上曰若我殺

之後世必謂我重獸而輕人命釋之

上至自大名

上初聞契

丹退欲遂進取幽州命宰相問李昉扈蒙等以事之可否昉等上奏請養驍雄廣儲積朞歲之間用師未晚上深納之下

詔班師時張齊賢亦上疏略曰聖人舉事動在萬全百戰百勝不若不戰而勝若重之慎之戎虜不足吞燕薊不足取自古疆場之難非盡由戎狄亦由邊吏擾而致之若緣邊諸軍撫御得人但使峻壘深溝蓄力養銳以逸自處寧我致人李牧所以稱良將於趙用此術也所謂擇卒不如擇將任力不如任人如是則邊鄙寧邊鄙寧則輦運減輦運減則河北之民獲休息矣又曰臣又聞家六合者以天下爲心豈止爭尺寸之事角戎狄之勢而已是故聖人先本而後末安內而養外人民本也戎狄末也中夏內也夷狄外也五帝三王未有不先根本者也堯舜之道無他廣推恩於天下之民耳推恩利天下之心真堯舜也臣慮羣臣多以纖微之利剋下之術侵苦窮民以爲功能者彼爲此效相習已久伏望精擇通儒分路採訪兩浙江南荆湖兩川有僞命日賦歛苛重者改而正之使賦歛課利通濟可經久而行爲聖朝定法除去舊弊天下諸州有不便於民事者委長吏閭奏如敢循常不以聞

嚴加典憲使天下耳目皆知陛下之仁戴陛下之惠則幽燕竊地之醜沙漠偷生之虜擒之與屈膝在術內耳

太平興國六年春三月岐王德芳薨

太祖之次子也夏五月旱○大赦○六月薛居正薨

臨其喪○秋九月乙未朔日有食之○解

田錫言職

出爲河北南路轉運副使時盧多遜專政羣臣章表不先稟多遜則有司不敢通錫爲左

拾遺嘗獻平戎歌多遜許之始得進御又諫官上章必令閣門吏依常式書狀云不敢妄陳利便希望恩榮錫貽書多遜請諫官免書狀多遜不悅出之時既取太原范陽未下上怒不賞平晉之功中外莫敢言錫因入辭直進封事言軍國要機一朝廷大體四略曰頃歲平太原逮茲二載未賞軍功請

因郊祀行之此要機之一也交州蠻海之地得之如獲石田

自東二十一

九

願毋屯兵以費財此大體之一也邇來官廢其職給事中不敢封駁遺補不貢直言起居郎舍人不得升陞紀言動御史不彈奏左右丞今尚缺員中書舍人雖掌書命未聞訪之以事集賢院雖有書籍而無職官秘書省雖有職官而無圖籍願擇材而任之各司其局此大體之二也朝廷關西苑廣御地而尚書無本廳郎曹無本局九寺三監狹室蕭然禮部試士或就武成王廟是豈太平之制望別修省寺用列職官此大體之三也又每於岐路見囚荷鐵枷於法所無去之可矣此大體之四也上嘉其言賜錢五十萬或謂錫今宜少晦以遠讒忌錫曰事君之誠惟恐不竭矧天植其性豈以一賞而奪耶在河朔累章論邊事○後知相州上疏略曰陛下憂民太過視事太勤每日聽朝之後或進呈甲仗或揀閱軍人或躬問繩囚或親校簿書恐於大體有所未究又百司營爲多以劄子取聖旨官員注擬必湏引見聽敕皆勞天聽安用有司加以條理事宜或傷頻併施行詔敕或致稠重比非臨下以簡之道又言磨勘一司本屬考功今於中書外廡更置是

考功之職不修而磨勘之名互出又言御史臺本不禁人今爲擊囚之所大理寺舊來置獄今爲檢格之司置

京朝官差遣院

舊制京朝官屬吏部國初以來皆出中書至是詔中書舍人郭贊等考核

勞績品量材器以中書所不關貞引對而授之謂之差遣院

以趙普日爲司徒兼侍

中 普奉朝請日久盧多遜益毀之謂普初無立上意於是

大悟尋石熙載爲樞密使

以戶部尚書充樞密使始此

冬

十一月置皇城司

改武德司爲之上嘗遣武德卒潛察遠方事有至汀州者知州王嗣

宗執而杖之縛送闕下奏曰陛下不委任賢

俊而猥信此輩爲耳目上大怒已而遷其官

辛亥郊大

赦

先是又有陳再思者上書乞當郊勿赦上竟從

是歲高

敵國來貢

其國漢車師前王之庭戊己校尉之地也○定安國亦附上謝表上初議討契丹因詔定

安國令張掎角之勢其國得詔大喜會女真遣使經其國其王烏玄明附表來上略曰臣高麗舊壤渤海遺民常仰覆露之仁每被漸漬之澤頃歲契丹恃其強暴入寇境土所宜受天朝之宻盡率勝兵而助討復優詔答之定安本馬韓之種爲契丹所破其首帥糾合餘衆於西鄙自號

定安國云太祖朝亦嘗因女真遣使來貢

太平興國七年春三月癸巳朔日有

食之○夏四月以竇偁參知政事

上謂偁曰汝自揣何

以至此偁曰陛下念藩邸之舊臣出於際

會上曰非也乃汝面折賈琰賞卿之直耳

貶盧多遜秦

王廷美

多遜流崖州廷美勒歸第自普復相多遜益不自安普屢諷多遜令引退多遜貪權固位不能自決

故及先是金明池水心毀成上將往遊或告廷美欲乘此時爲亂上不忍暴其事故罷會普廉得多遜與廷美交通事以聞上怒責授多遜兵部尚書下御史逮捕中書守當官趙白秦府孔目官閻密等命翰林學士承旨李昉等雜治之並得多遜累世墳墓在河內未敗前一夕震雷焚其林木皆盡聞者異之及赴貶所食於道旁逆旅有嫗頗能言京邑舊事多遜因與語嫗固不知其爲多遜也多遜曰嫗何自來乃居此嫗顰蹙曰我本中原士大夫家有子任某官廬某作相令狂道爲其事吾子不能從其意廬衡之中以危法盡室竄南荒未周歲骨肉相繼淪沒惟老身流落山谷今僑寄道旁非無意也彼廬相者妬賢怙勢恣行無忌終當南竄幸未死間或可見之耳多遜默然趣駕去至貶所瓊州遣牙將知崖州沈事輒求婚於多遜多遜不許遂侵辱之將加害卒與爲婚沈倫罷上以廬多遜包藏逆節倫與同列不能覺知責授工部尚書倫清介謹厚故車駕每出多令居守然十年

相位但齟齬固寵不能錄繫囚

趙普等以上察見隱微相有所建明摺紳非之率稱賀○上嘗謂普曰朕

每讀書見古帝王多自尊大深拱嚴凝誰敢犯顏言事若不降情接納乃是自蔽聰明或喜賞怒刑豈能歸天下之心哉上又問治民之道復有何術普曰陛下恤念生民每聞利病無不即日施行古聖王愛民之心止於此矣○雍熙間有司上竊盜贓至大辟者特詔貸其死上因謂宰相曰朕常重惜人命如此類者往往貸其極刑但時取其甚者以儆衆耳不欲小人知寬貸之意慮犯法者多耳

五月契丹三道入寇邊將敗

之○竄廷美

降涪陵縣公安置房州趙普復教知開封府李符上言廷美慟望不悔過乞徙遠郡

防他變遂有是命○初太祖傳位於上昭憲顧命也或曰昭憲及太祖本意蓋欲上復傳之廷美而廷美復傳之德昭故上即位亟命廷美尹開封德昭授節度使寶稱皇子皆緣昭憲及太祖意也德昭既不得其死德芳相繼夭絕廷美始不

自安寢有邪謀他日上嘗以傳國意訪之趙普曰太祖已誤陛下豈容再誤邪於是普復入相廷美遂得罪廷美所以得罪則普之爲也李繼捧來朝獻四州地其弟繼遷叛去○六月河決臨濟尋又決范濟口又決武德置譯經院秋七月幸譯經院○八月罷劍南榷酤○冬十月幸金明池閱習戰○行乾元曆吳昭素所造上親爲之序十二月戊午朔日有食之○是歲明記死子隆緒立復號大契丹明記謚景宗孝成皇帝隆緒號天輔皇帝尊母蕭氏爲承天太后改明年元爲統和隆緒才十二歲母蕭氏專其國政初蕭氏與樞密使韓德讓通至是賜姓耶律改名

清華三

隆運尋拜大丞相封晉王高麗王仙死弟治立遣李巨源孔維使之治問禮於維維對以君臣父子之道升降等威之序治喜

曰今日復見中國夫子矣

清華三

太平興國八年春正月曹彬罷以弭德超爲宣徽北院使兼樞密副使○彬坐爲德超誣譖未幾德超敗上聽斷不明幾敗大事夙夜循省內愧于心普對曰陛下知德超才幹而任用之審曹彬無罪而昭雪之有勞者進有罪者誅物無遺情事至立斷此所以彰陛下聖明也雖堯舜何以過此上由是釋然○初德超之譖彬也覬事成日得樞密使及爲副使出怨望語或告之上命訊鞠遂伏罪是夏流德超于瓊州德超之進因李符李琪之薦也○初趙普令李符告廷美怨望又恐符漏言因事逐符貶寧國司馬德超之敗上惡符朋黨併令徙嶺表遂以符知泉州歲餘卒盧多遜之流

崖州也。符白普曰：朱崖雖遠在海中而水土頗善。春州稍近，瘴氣甚毒。至者必死。不若令多遜處之。普不答。至是乃以處

符二月戊子朔日有食之。○三月八分三司各

置使

上嘗語宰臣曰：三司官吏奏事朕前，紛紜異同，此固

不爲私事，但迭執執偏見，不肯從長商度。朕每以理開諭，朕於臣下務在將護才用優劣，一一可見。隨其器能，各加任使。奏對之際，無不假以辭色。善惡兼聽，未嘗峻折之也。宋琪曰：人之才用，罕有兼備。陛下聰明照臨，長短俱露。或又初見天威，內懷攝懼，若不賜之辭色，何由畢其懇誠？聖心深鑒事理，曲盡物情。臣下幸甚。○端拱初，朝議欲置三司判官。十二員直史館羅處約上言：三司之制非古也。蓋唐中葉之後，兵寢相仍，以賦調筦榷之所出，故自尚書省分三司以董之。今則倉部、金部安能知帑藏之虛盈？司田司川孰知河渠之遠近？有名無實，積習生常，今宜復舊制，若三司之中更分置僚屬，則愈失其本源矣。又言：九寺三監多爲冗長之司，雖設

備至三

一十三

其官不舉其職，願陛下建垂久之規，不煩更差使臣別置公署。

于諸王及皇子府以王邇姚坦邢昺等十人爲之。○坦爲益王元傑府翊善雅好直諫。王嘗作假山，所費甚廣。旣成，召僚屬置酒，共觀之。衆皆褒贊其美。坦獨俛首不視。王強使視之。坦曰：但見血山，安得假山！王驚問其故，對曰：坦在田舍時，見州縣督稅，上下相急。剝里胥臨門，捕人父子兄弟送縣鞭笞。血流滿身，愁苦不聊生。此假山皆民租賦所出，非血山而何？時上亦爲假山，猶未成，有以坦之言告于上者。上曰：傷民如此，何用山爲？亟毀之。王每有過失，坦未嘗不盡言，規正宮中。自王以下，皆不喜。左右乃教王稱疾，不朝上。日使醫視之，逾月不瘳。上甚憂之，召王乳母入宮問王疾。增指狀乳母曰：王本無疾，徒以翊善姚坦檢束王起居，曾不得自便。王不樂，故成疾耳。上怒曰：吾選端士爲王僚屬者，固欲輔佐王爲善耳。今王不能用，愧諫而又誣疾，欲使朕逐去正人以自便，何可得也！且王年少，未知出此，必爾輩爲之謀爾。因命捽至後。

園技之數十召坦慰諭之曰卿居王宮爲羣小所嫉大爲不易卿但能如此無患讒言朕必不聽也尋擢坦爲考功郎○雍熙間以畢士安爲諸王府記室上謂曰諸子生長深宮未知世務必資良輔贊導爲益使聞忠孝之道卿等皆謹恪有行各宜勉之

親試舉人

擢王世則以下百七十餘人諸科五

以世則等十八人通判諸州上因爲近臣曰朕親選多士殆忘飢渴召見臨問以觀其才拔而用之庶得岩野無遺逸而朝廷多君子耳朕每見布衣縉紳間有端雅爲衆所推譽者朕代其父母喜或召拜近臣必爲擇良日欲其保終吉也朕於士大夫無所負矣○上嘗謂宰相曰唐置採訪使蓋欲察官吏善惡人民疾苦然所命者官高則權勢太重官卑則威令不行又所過州郡承迎不暇豈能審知利害但虛有其名耳曷若慎選羣才各分任使有功有過賞罰分明且國家選才最爲切務人君深居九重何由徧識必湏採訪苟稱善者多即是操履無玷若擇一好人爲益無限古人言得千良馬

清要三

十一

不若得一伯樂得十利劒不若得一歐冶此言殊有理朕孜孜訪問止要求得良才以充任使也趙普曰帝王進用良善實助太平之理然於采擇要在得所蓋君子小人各有黨類最不可不謹也上然之

夏四月燭漳

泉州可斂

上嘗覽福建版籍謂宰相曰陳洪進止以漳泉

已蠲削民皆感恩朕亦不竟自喜○又嘗謂趙普曰前代亂多治少皆繫帝王所爲朕撫御萬方固不能家至戶曉但持其綱領行其正道以齊一之鄉若偏霸倍克凡數百種朕悉令除去矣俟五七年當盡減民租賦卿訖朕此言非虛發也普曰陛下愛民之意發於天心惟始終力行之天下幸甚○又嘗謂宰相宋琪等曰近代以來政理隳紊無如晉漢外則侯伯不法恣其掊斂內則權倖用事貨賄公行百姓未納王租先遭率餘數何所告訴朕每念及百姓寒耕熟耘營求衣食國家若非贍養軍旅兩稅亦不忍催督而况非理誅剥乎琪等對曰陛下恤民求理取鑒晉漢天下幸甚

班

外官戒諭辭

上嘗作戒諭辭二什閤門一以戒京朝官

閣門於朝辭日宣旨戒勅仍書

其辭於治所塋壁遵以爲戒

五月河決滑州

灌漚

濟等州流至徐州入淮發

作太乙宮

初方士言五福太乙天之貴神也行

卒數萬民夫十餘萬治之

度所至之國民受其福以數推之當在吳越分故

令蘇州築宮以祠之至是成又詔作宮于蘇村

胡旦

貢

相廢丁璿自稱交州留後始遣使入貢上賜詔書因而撫之令遣丁璿母子入朝相不聽命

六月

穀洛伊瀍溢

溺死者以萬計

秋七月諸路大水○八

月令中書密院修時政記

先是詔盧多遜錄時政記未成書直史館胡旦

言唐以來中書樞密院置時政記周顯德中李穀又奏樞密院置內庭日曆自後闕廢請修舉之乃詔自今軍國政要並

委參知政事李昉撰錄樞密院令副使一人纂集

每季送史館昉因請先奏御時政記奏御始此

九月置

江淮水陸發運使

于京師

寬兩稅限禁嚴刑

催科

上謂宰相曰朕視萬民如赤子念其耕稼之勤春秋

特加一月而官吏自由求課最恣行捶撻督令辦集此一事尤傷和氣乃下詔申儆之且令長吏皆察所屬有嚴刑催科者論其罪又令自今遣使檢覆災旱必立限以遣之防藉緩也

冬十月置都進奏

院

罷諸州知後官

趙普罷

出領武勝節度宴餞普于長春殿上賜普詩明日謂近臣曰趙普於

國家有大勳勞朕布素時與之遊從齒髮衰矣不欲煩以機務擇善地俾之卧治因詩導意普感極且泣朕亦爲之墮睫宴之日樞密使王顥等侍側數視上袴上怪而問之顥等曰陛下所衣袴文縷俱倒上笑曰朕未嘗御新衣蓋憐濯漑所

致耳上因言此雖偏下已甚蓋念機杼之勞苦欲示躬朴爲天下先也

十一月以宋琪

李昉同平章事

上謂曰世之治亂在賞罰當否當其功罪無不治或以爲飾喜怒之具即

衛勤何以控御治天下者苟賞罰至公未有不致太平也○昉初與盧多遜善待之不疑多遜屢譖昉人或告昉昉曰盧與我厚不當爾於是上語及多遜事昉頗爲解釋上因言多遜居常嬰卿不直一錢詔宰相班親王上上曰宰相昉始悟上由此益重之

十六

備要三

琪等固辭

呂蒙正李至參知政事

張齊賢王禹同簽署樞密院初穆知開封府時剖決

精敏姦猾無所假貸由是豪右屏迹權貴不敢干以私上益知其才始有意大用○至是穆等入對上謂之曰朕爲官擇

十六

上

曰宰相

人惟恐不當今兩制之臣十餘皆文學通用操履方潔卿居京府尤號嚴肅故加獎擢也因思閭里間每日焚香祝天子萬歲次則大臣眉壽朕與卿等安得不日思善事以副億兆之禱耶穆華謝上又曰朕覽前書備見歷代治亂大抵君臣之際先要情通朕勵精求治卿等爲朕股肱耳自設有關政宜悉心言之斷在必行朕每行一事偶有未當久之尋繹惟自咎責耳固不以尊居自持使人不敢言也○蒙正入朝堂有朝士指之曰此子亦參政事邪蒙正佯爲不聞同列欲詰其姓名蒙正遽止之且曰若一知其姓名則終身不能忘固不如母知也後有張紳若知蔡州以贓敗或爲上言蒙正與紳有隙上即復紳官蒙正終不辨後得其實上復黜紳因謂蒙正曰張紳果有贓蒙正亦不辨官郎呂文仲爲侍讀尋又爲翰林侍讀常出經史命文仲讀之文仲與侍書王著更宿而書學葛湍亦直禁中每暇日多召問文仲以經書著以筆法端以字學○當時史館修太

平總類成日進讀三卷宋琪等曰窮歲晷短恐疲聖躬上日朕性喜讀書開卷有益不爲勞也尋改總類名曰御覽○上嘗謂近臣曰朕每讀老子至佳兵者不祥之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未嘗不三復以爲規戒王者雖以武功克定終須用文德致治朕每退朝不廢觀書者意欲酌前非成敗而行之也○上嘗禁中讀書自己至申始罷有蒼鶴飛止殿鴟吻逮掩卷而去上怪之以語近臣對曰此陛下好學之感也昔有鶴雀銜三鱠魚墜楊震講堂下抑亦類此李繼遷寇宥州擊敗之



雍熙元年春正月求遺書○廷美卒

廷美至房州憂悸成疾卒上聞之嗚咽流涕贈涪王謚曰悼廷美母陳國夫人耿氏上之乳母也李穆薨

臨其喪

上臨哭謂近臣曰穆國之良臣朕方倚用遽淪沒

備要三

非斯人之不幸

乃朕之不幸也二月朔閱將校

按名籍參考勞績而升黜之踰月而畢自後率

循其制上謂近臣曰朕選擇將校先取其循謹能御下者又曰兵雖衆苟不選擇與無兵同舊制諸軍辭見或行間驍勇出衆者令將校互相保任魏能戍遠不爲衆所

保上曰此人材勇朕可自保之由是稍加進用

三月滑

州決河塞

先是塞旁村口決河用丁夫凡十餘萬自秋

卒五萬人塞之及訖功上作

夏四月羣臣請封禪

詔許後以火災故罷之

五月除江南鹽禁

尋復之

乾元文

明二殿災○初以京官充堂後官

是冬初以堂後官充

職事官仍詔除入謝外不赴朝參見宰相禮同胥吏端拱初又令選選人授京官

充堂後官

○六月求

直言

火災故知睦州田錫上疏略曰給事中不得其人左右補遺不舉其敢致陛下有朝令夕改捨近謀遠之事又言時久昇平天下混一故左取右奉致陛下以功業自多然臨御九年四方雖寧而刑罰未甚措水旱未甚調陛下謂之太平誰敢不謂之太平陛下謂之至理誰敢不謂之至

理又言宰相不得用人而委貳郎差遣近臣不專受責而求令錄封章又言聽用太廣則條制必繁條制既繁則依從者少自今凡有奏陳幸令大臣議而行之毋使垂之空言示之寡信又言宰相若賢當信而用之宰相非賢當擇而任之何以置之爲具臣而疑之若衆人也遣使諸州通判皆得上書言事至是復降是詔俾附傳置以聞時有草澤上書言時政者引對其詞狂悖上慰諭之越明年冬有龍溪主簿王濟附驛奏事時福建輸鶴翎爲箭羽鶴非常有物官督責尤急一翎直至數百錢民甚苦之濟以便宜論民取鶴翎代輸驛

路察獄

御史李杞

詔州縣官言事

初轉運使及知州通判皆得上

奏其事因詔等八人

詔州縣官言事

初轉運使及知州通判皆得上書言事至是復降是詔俾附傳置以聞時有草澤上書言時政者引對其詞狂悖上慰諭之越明年冬有龍溪主簿王濟附驛奏事時福建輸鶴翎爲箭羽鶴非常有物官督責尤急一翎直至數百錢民甚苦之濟以便宜論民取鶴翎代輸驛

告部卷三十一

十八

奏其事因詔等八人

嚴慮囚限

令諸州十日一慮囚

秋七月命諫官

領登聞檢院

改匱院爲之仍令諫院依舊差諫官一員主判

九月夏州襲

敗李繼遷

初李繼捧入朝其弟繼遷留銀州詔發繼捧親屬赴闕繼遷時年十七勇悍有智謀不樂

內徙與其黨奔入番族地斤澤距夏州東北三百里出其祖

彝興像以示戎人戎人皆拜泣稍稍歸附詔書招諭繼遷不出至是知夏州尹憲選精騎夜掩襲之斬首五

百級燒四百餘帳獲繼遷母妻獨繼遷以身免

冬十月

召隱士陳搏

上之初即位嘗召之至是復至上益加禮重遣使送至中書宋琪等問曰先生得玄

默修養之道可以授人乎曰搏遁迹山野無用於世練養之事皆所不知無可傳授然正使白日生天何益於治聖上龍

顏秀異有天日之表洞達古今治亂之旨真有道仁聖之主

正是君臣合德以治天下之時勤行修練無以加此琪等表

上其言上覽之甚喜賜號希夷先生尋請還華山○上嘗謂宰相曰朕每日所爲有常度辰已間視事旣罷即看書深夜乃寢五鼓而起盛暑永晝未嘗卧至於飲食亦不過差行之已久甚覓得力凡人飲食飽無不昏濁儻四支無所運用更復就枕血脉凝滯諸疾自生

徐鉉等
卿等亦宜留意於攝養也

嵐州獻一角獸

以爲祥

麟上曰珍禽奇獸奚益於事方內又寧風俗淳厚此乃爲上瑞耳

十一月丁卯郊奉

宣祖配改元

初太祖追尊四廟親郊以宣祖配上即位從禮官議故三年六年再郊並以太祖配

及將封禪扈蒙定禮奏言經曰嚴父莫大於配天請以宣祖配天太祖配上帝至是遂用蒙議識者非之自張昭竇儀卒朝廷諮詢故典草立儀法皆蒙專焉○上嘗語宰相曰今歲大稔人民亦無疾疫當興鄉力行好事以答天意十

二月罷廣南諸州采珠場

自是惟商舶互市○淳化中罷端州貢硯

立德妃李氏爲皇后

故淄州刺史處耘之女也

是歲令外

庭勿與內藏

詔自今內藏庫月帳於內東門進外庭不得與其事上謂左右曰此蓋慮司計之臣

不能節約異時用度有關復當賦率於民爾朕終不以此自供嗜好也



雍熙二年春二月禁增置寺觀○三

月親試舉人初唱名賜第

得梁瀨以下一百七十二人諸科一百餘人並

唱名賜及第李昉呂蒙正之子皆入等上曰此並藝家不宜與孤寒競進並罷之左右言尚有遺材復試又得洪湛等七十餘人諸科三百餘人並賜及第○夏四月遣使振江南饑

御史安國祥等

人夏州敗李繼遷

繼遷春間詐降誘殺都巡檢曹

近臣

宴于後苑宰相以下三館皆與賞花釣魚曲宴始此

秋七月詔按視倉

粟

轉運及長吏計支用外出糶或借貸與民及轉輸京師不省視而致損敗者雖去官論如律

八月

遣使按察荆浙等路

李承積等六人

九月廢皇子楚

王元佐爲庶人

初廷美得罪元佐獨申救之上不聽廷美死元佐遂感心疾屢爲殘忍不

法至是坐縱火廢

冬十月錄繫囚

上決事至日旰因謂宰相曰中外臣寮若皆留心政

務天下安有不治者古人宰一邑守一郡使飛蝗避境猛虎渡江况人君能惠養黎庶申理冤滯豈不感召和氣乎朕每自勤不怠此志必無改易或云百司細故帝王不當親決朕意則異乎是

十二月庚子朔

日有食之○宋琪罷

坐與樞密使柴禹錫交通上不欲暴其狀以琪素好詆譖無大

臣體禹錫不能輸誠奉公并罷之琪守本官上詔李昉等曰朕於大臣豈欲容易進退琪爲宰相乃請居廬多遜舊第不避惡名與鍾離意何相遠耶又曰中書樞密朝廷政令所出治亂根本繫焉且天下廣大卿等與朕共理當各竭公忠以副任

用

皇朝編年

備要卷第三

